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 五 十 )

呂 祖 謙 詮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五十)

呂祖謙詮次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讀李翱文

歐陽脩

讀封禪書

劉敞

書种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讀江南錄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書魏鄭公傳

曾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

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于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于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  
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  
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  
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  
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嘗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  
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  
之一豪雋。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  
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  
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  
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  
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  
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狗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書神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脩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于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于岩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

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營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嘗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槩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于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勅以公主槩戟并施于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賦畝之中，而不敢留于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盛。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尙公主，其弊之漸，至于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于禮，而應于治古之効，猶勞于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舅姑者，益亦別居耳。益弊流于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沒。淫至于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于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于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歟。則吾將執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苟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譏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于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商所以亡。箕子一不忍言商惡。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于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于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

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于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象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亡。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復何議于彼哉。

### 書涇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旣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繫。其勢易制。至于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而山。地雖褊隘。實爲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脩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旣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于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于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勵其嚴。雖

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愧。苟弛其廉。怠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琦。更盛于今日。亦奚以爲哉。徒增過重不德耳。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于是廳某屋未華。于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尙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反蔑如。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于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歎。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于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侍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與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祀。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蔑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于壁。曰。活爾父母。奠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樂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主。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不及者。其淵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諍。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筆之于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此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善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已也。豈愛而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

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于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聖門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爲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敘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實皆形于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千寶習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于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淫。不概于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于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

出于春秋。劉歆敍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配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于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于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于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取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于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做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敍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以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近世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寃宿姦。貶絀甚于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脩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嘗請于公曰。公之書不始于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于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狃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于黃帝。而庖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比于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

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爲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于公而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旣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于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于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 years 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沉。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它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書東臯子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題唐氏六家書後

題逸少帖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書鄭玄傳

題論衡後

書鄧綰傳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書王知載响山雜詠

書贈韓瓊秀才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林希

呂南公

徐積

潘興嗣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